

域外傳說的真實與想像： 大食國「人木」故事的跨文化流傳

劉亞惟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提 要

古代地理知識常由真實與傳說共同組成。大食國與古代中國曾有諸多貿易外交往來，但關於大食的紀錄裏，常出現一則果實如人頭的奇樹傳說。梳理中文典籍與以阿拉伯文為主的西亞文獻中的「人木」傳說，本文認為這則故事或為較早期文化交流中傳入中國的異域知識。中國的「人木」傳說約在唐代出現，分為「人首花」與「小兒樹」兩種類型，其後始終保持著穩定的故事型態。阿拉伯故事中，「人木」傳說作為一種故事母題常與其它古老神話傳說結合，型態上則主要有果實如人頭、女人兩種。它們最初都是關於遠方島嶼的異族傳說，不過流傳之中，中國與大食逐漸將奇木生長地指向對方國境。釐清異域傳說之來源與流傳過程，是考察古代域外知識構成及天下想像的基礎。同一傳說在不同文化的傳播結果，既說明了異域想像存在著一些時代性的共同特徵，亦可反映出不同時代、民族對遠方想像之差異。

關鍵詞：人木 裔夷圖譜 大食國 異域想像 異域圖像

域外傳說的真實與想像： 大食國「人木」故事的跨文化流傳

劉亞惟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展開明代的「遠國異人」圖像，我們難免被眾多具有傳奇色彩的殊方異族所吸引。儘管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們充滿奇幻想像，甚至有貶低歧視之嫌，但不可否認這即是一種晚明大眾認知中的天下民族圖景。

1609年編著的類書《三才圖會》中，明代人將大食國描述成一個長著奇異樹木的遠方之地：

大食國在海西南一千里居，山谷間有樹，枝上花生如人首，不解語。人借問，惟笑而已，頻笑輒凋落。大食，諸國之總名，有國千餘。其屬有麻離拔、白達、吉慈尼、眉路骨、勿斯離，餘未及知。^❶



圖一 《三才圖會》大食國

故事中的奇樹花開如人首，雖不解語，聞言則笑得花枝亂顫、落英繽紛。

圖像中這種長著人頭的大食奇樹當然不可能存在，但有趣的是，此時期阿拉

❶ (明)王圻，王思義編纂：《三才圖會（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830。

伯地區流傳著一種相似的奇木傳說，它的發生地則指向中國方向。

西迪·阿里（Sidi Ali Çelebi, 1498-1562）是奧斯曼帝國的一位海軍將領。豐富的航行經驗外，他與學識淵博之人交友，收集了許多有關航海的阿拉伯、波斯和突厥文典籍，其書《海洋》（1554）詳細介紹了當時的航海地理知識，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書中提到了一個叫做「瓦克瓦克」的島嶼，島上有一種怪樹：

有人聲稱，在這些島嶼（閩婆島）的南部又有一島，叫做瓦克瓦克島。此名的起源大致如下：正如人們傳說的那樣，此地生長有一種怪樹，其果實如同人的頭顱一般。當果實完全熟透了的時候便自樹上墜落下來了，從各個如同頭顱一般的果實中都會發出一種呼叫聲：「瓦克！瓦克！」然後又分裂成數片。上帝的力量是萬能的，只有上帝才會創造出如此之奇蹟來。^②

實際上，書中提及的「瓦克瓦克島」與「瓦克瓦克樹」傳說皆由來已久。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雅庫特（1179-1229）《地名詞典》寫道：「瓦克瓦克，人們稱之為犬吠聲，瓦克瓦克一詞多義。這裡指的是位於中國南部的一個國家，在神話裡提到過。」^③

阿拉伯神話中的「瓦克瓦克」奇樹，與明代文獻中大食國的「人首花」是否存在關連？^④它們為何把相似的傳說指向對方？

大食國明明是具有外交、貿易往來的真實之國，在晚明描述「遠國異人」的文字與圖像中，它的奇異色彩卻不遜於其它傳說之國。通過梳理中文與古阿拉伯

②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579-580。

③ 又名《地理辭典》，1224年成書。作者雅庫特是祖籍東羅馬帝國的希臘人，具有多國生活經歷。他曾被劫持到巴格達，又多次在波斯灣旅行，到達摩蘇爾、敘利亞、埃及等地。這本書被稱為「在相當長時間裡，研究東方學的學者們能夠使用的唯一辭典」。（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251。

④ 本文討論的阿拉伯神話雖以阿拉伯文獻為主，實際包含阿拉伯、波斯、突厥等民族故事。西亞地區存在多種文化的影響以及歷史名稱與疆域之變化，故事紀錄者也多具有跨文化的閱讀或旅行經驗，因此文中阿拉伯指代的是較為寬泛的文化概念。

典籍中的異域書寫，本文嘗試探討這些奇異傳說如何與真實之國聯繫在一起，成為殊方異族的代表故事。

二、中文文獻中的大食國與「人木」傳說

中文典籍中，這種生有似人果實的奇木最早出現即與大食相關。不過，故事中這種怪樹並非生長於大食，而是大食西南兩千里的一個國家，如唐代段成式（803-863）《酉陽雜俎》「物異」中：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⑤

除了地理位置，樹木本身的奇異特徵與晚明《三才圖會》內容幾乎相同。即使被四庫館臣批評「多詭怪不經之談」，段成式出身世家，父親官至宰相，是有可能接觸到當時的域外風聞的。

早於《酉陽雜俎》，杜佑（735-812）《通典》（801）「大食」條同樣收錄了這則奇譚，略有不同。文中敘述了大唐永徽年間大食的朝貢史、地理位置、物產及大食男子外貌「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女人端麗」等，並記錄道：

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⑥

不僅故事細節豐富，「今在大食王處」更為這則傳說增添了可信度。這則故事與

⑤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頁98。

⑥ （唐）杜佑：《通典》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279。

地理、民族等記載同收於〈邊防九·西戎〉中，在當時它並不能被明確地定義為想像與虛構，或可說是處於域外知識的「邊緣」地帶。

有研究認為杜環（?-?）《經行記》為「人木」故事的最早紀錄，《通典》在引用時將其歸入「大食」條中，而生歧義。⁷實際上「大食」中有標注引自《經行記》的內容，但非此段，因此並不能確定是源自該書。

另需注意的是，《通典》大食奇木所生亦非人首，而是小兒。這種說法或最早見於南朝梁任昉（460-508）《述異記》：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中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⁸

但《述異記》可能存在爭議，它的內容多採擷自前書，這則故事源於何處？⁹

檢視《述異記》，其故事未有超出《通典》紀錄之處。杜佑所記也並未提及更早記載，但他的族子杜環有著十餘年的大食經歷，從家族處聽聞也存在可能。對比而言，《述異記》的紀錄則缺乏來源。

是否有比《述異記》更早之記載，暫且存疑。無論先後、源頭為何，我們可將其與《通典》視作同一「小兒樹」傳說脈絡。

其後的書籍幾乎都承襲「人首花」、「小兒樹」這兩種說法。延續「人首花」故事的記載，如《新唐書·西域》之「大食」：「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¹⁰

⁷ 作者亦提出《印度奇譚》（又譯《印度珍異記》）一書為故事源頭，下文將討論。張日銘：〈人木〉，《東方雜誌》復刊第9卷第5期（1975年11月），頁46-48。

⁸ （梁）任昉：《述異記》（臺北：藝文出版社，1968年，《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影印龍威秘書本），卷上，頁18。

⁹ 劉育信論文曾討論此則故事，認為今日所見《述異記》或有部分紀錄為後人添加，難以確定此則出自任昉。此外，作者認為這則故事流行於南中國海路乃至印度洋海域，由海路傳入中國。劉育信：《地理認識及其流變：以中國海洋文獻的大食概念為例》（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7月），頁37-41。

¹⁰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263。

類書體系中，宋《太平廣記》（978）引《酉陽雜俎》之記載，同在「大食國」條紀錄道：「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¹¹宋《事林廣記·方國類》同引《酉陽雜俎》，為「在西南兩千里有國」。¹²我們可以看到，「人首花」此一分支的流傳較為廣泛，多受《酉陽雜俎》影響。

宋《太平御覽·木部》（984）則錄此傳說名「兒樹」，認為其源於波斯人：

《唐書》曰：「波斯於西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今在大食王處。」¹³

但《舊唐書》（945）本條記錄中似乎並無「波斯」二字。《太平御覽》將此小兒樹傳說之來源敘述為波斯的記載或有訛誤。

《舊唐書》之記載，為這則異域故事增添了更多奇幻色彩。書中先記錄大食國的建國神話：

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有大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¹⁴

牧駝的波斯胡人依照指示奪取王位，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為王。永徽二年朝貢時，自云立國已三十四年。書中又紀錄道：「俱紛摩地那山在國之西南，臨於大海，

¹¹（宋）李昉等：《太平廣記》（臺北：新興書局，1985年），頁3616。

¹²（宋）陳元靚撰：《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18冊影印元至順椿莊書院刻本），頁254下。

¹³（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1995年），卷961，頁4162上。

¹⁴（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上海：中華書局，1975年），頁5315。

其王移穴中黑石置之於國。又嘗遣人入海……」其後與《通典》記載同，亦為「小兒樹」的故事類型。

梳理中可見，故事類型在史書與類書體系間，並無明顯區分。《舊唐書》、《新唐書》各自紀錄一種類型，類書體系也是二者兼有。

「小兒樹」傳說也被宋代吳淑（947-1002）引作典故，寫入賦體類書《事類賦》。他在〈木〉賦中提及了文玉樹、三珠樹等大量神話植物，其中有「挹頓遜之酒，折海中之兒」一句。¹⁵頓遜國亦為傳說海國，其國有一種獨特釀酒。「海中之兒」的典故，與《太平御覽》同註出自《唐書》。飲異域美酒，採擷殊方奇珍，展現著作者對於域外的美好想像與博覽天下之視野。

吳淑與岳丈徐鉉（916-991）皆為《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類書的編纂者，因此廣蒐奇聞異事。《事類賦》中詩文也可說明，宋初「小兒樹」的奇樹故事流傳度不遜於「人首花」，因而被用作典故。

《太平廣記》中還有一則引自《洽聞記》的紀錄，亦具「生小兒」之特徵，名為「木客」：

郭仲產湘州記云，平樂縣西七十里有榮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兒。歌哭衣裳，不異於人。而伏狀隱現不測，宿至精巧。時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就人換物，亦不計其值。今昭州平樂縣。¹⁶

這應當是西南地區的地方傳說，僅外型特徵相似，與「生小兒」的大食木無關。

至元代，《島夷志略》亦引用《酉陽雜俎》說法，但奇木之地已在大食，而非大食西南海中：「大食國，山樹花開如人首……」。¹⁷作者汪大淵（1311-1350）曾兩次自泉州「浮海」遊歷亞、非諸地，於1349年完成著書。書中將其與《山海經》奇肱國、鳥葬習俗的頓遜國、長有尾巴須穴地而坐的緞濮國等前人所記的傳

¹⁵（宋）吳淑：《事類賦》（明嘉靖13年（1534）刻本），卷24，頁9b-10b。

¹⁶（宋）李昉等：《太平廣記》，頁3623-3624。

¹⁷（元）汪大淵著：《島夷志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頁376。

說之國，同置於〈異聞類聚〉一章，並標註所引出處，說明此非作者見聞而是來自於前人記載。雖加以區分，汪大淵仍將其與奇肱國等古典傳說、頓遜國等「近人之說」，與自己的親歷經驗同收入《島夷志略》構建出的域外知識系統。

收錄此則傳說的編纂者，或為博覽群書的士人，或為具備異域經歷的旅行者，我們很難把「人木」傳說定位為當時的民間想像、坊間傳聞。受條件所限，此時期獲取遠方資訊的途徑，無非是查閱經典記載、求問往來旅行者等方式。因此，前人著述中的遠方傳說，仍被當作域外知識而不斷收錄。

從人木故事的流傳中，我們還可看到奇幻傳說如何與異域之地相連。元《異域志》中，「大食國」傳說來源地（指從何處聽聞）與故事發生地（指奇異故事被講述發生於何處）似乎混為一談：

在海西南山谷間有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不解語，人借問，惟笑而已，頻笑輒落。大食，諸國之總名，有國千餘，其屬甚多。¹⁸

明《古今談概》則直接寫作「大食國木花」，文中奇木的生長地雖在大食國西南兩千里外，但名稱上二者已然相連。

奇幻故事的流傳中，所謂地點，多數只是用以表達一種「在遠方」的概念，因此常與較為著名的遠方之地漸漸結合。異域傳說重在故事的奇特，發生地對於多數傳播者而言，並非最重要的信息。

流傳中也可見到一些變化。如宋《紺珠集》為「化生人」，文曰：「大食西有國，樹上生人首如花，不語，能笑。人視之輒笑，笑輒落，謂之化生人。」¹⁹這則故事裏，人賞花則花笑而後落，果實也更強調人首似花、而非花形似人。

除異國奇聞外，另一支流傳脈絡將「人木」故事歸於植物分類中，成為博物學的一部分。如宋《白孔六帖》將其收在草木知識中，「木生花如人首」條云：

¹⁸ (元)周致中著，陸峻嶺校注：《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4。

¹⁹ (宋)朱勝非編：《紺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頁872-393。

大食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²⁰

《太平御覽》亦收錄於〈木部〉。

清代官修類書《御定淵鑑類函》收錄「小兒樹」、「大食木」兩條，亦放入草木知識中：

《文獻通考》曰：大食國，西鄰大海。嘗遣人乘船入海，於海中見一石上有樹，幹赤葉青，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摘入手中即乾黑而死。大食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²¹

故至清代，「小兒樹」與「人首花」兩條分支仍在流傳，「人首花」的傳說被叫做「大食木」。這種奇樹經由誤傳與大食形成了固定連結，並在史書的域外知識體系裏漸遭刪汰，而常保留於類書體系的裔夷與植物知識中。

「小兒樹」類型故事，也曾被歸類於神話中的「小人國」故事。清代吳任臣（1632-1693）《山海經廣注》「有小人名菌人」後，引萬曆年間的《事物紺珠》云：「孩兒樹出大食國，赤葉，枝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則笑。菌人疑此。」²²學者袁珂《山海經校注》亦將《述異記》的「小兒樹」故事列在〈海外南經〉周饒國後。²³周饒國也作倏僂國，與「菌人」皆是古代神話小人國名稱的一種。但這則傳說與《山海經》實無關聯，它是後世「新產生」的異域知識。

²⁰（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傳：《白孔六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2冊），頁602上。

²¹（清）張英等：《御定淵鑑類函》（臺北：新興書局，1967年），卷416，頁7220下。

²²《事物紺珠》為明萬曆十九年（1591）黃一正著。（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472。

²³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201、385。

三、古阿拉伯地理知識中的「瓦克瓦克樹」傳說

唐至清的異域想像中，「人木」傳說始終與大食相聯。彼時重洋之外的大食，是否真的和此奇樹傳說有關？16世紀文獻中出現的果實如人頭之怪樹的「瓦克瓦克島」，與「大食木」是否為同則傳說？

（一）早期地理觀念中的「瓦克瓦克」

原始初民的描述中，異域之境常為一種模糊的地理概念，這與早期地理知識極度匱乏、人們用想像對天下構造加以詮釋有關。虛幻的遠方意象，有時也因產生年代久遠，或是紀錄書籍的地位提升等緣由，而具有某種經典性，比如中國神話的「蓬萊」，在先秦《山海經》中原本描述簡略，經歷代的不斷闡釋，最終成為海外仙鄉的代表。

早期的「瓦克瓦克」，似乎僅為一個與中國或東方相關的地域名稱。9世紀波斯地理學著作《道里邦國志》寫道：

中國的東方有瓦格瓦格（Al-WāqWaq），那裡盛產黃金，以至於瓦格瓦格人民用黃金製成拴狗的鏈子及猴子的項圈，他們拿出用黃金紡成的衣服去貨賣。瓦格瓦格出產優質的烏木。²⁴

後文又紀錄，「東方海洋」起於紅海，終於瓦格瓦格，全長為4500法爾薩赫。²⁵這裏的瓦格瓦格島並無奇木，只是位於海洋盡頭的島嶼。

作為一種異域傳說，「瓦克瓦克」故事多被記錄於地理志或博物志中，這些書籍又常以前書記載為基礎作補充修改，因此形成了一種異域知識體系。法國著

²⁴ 作者為伊本·胡爾達茲比赫（820或825-912年）。（阿拉伯）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著，宋峴譯注：《道里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72。

²⁵ 同前註，頁74。

名東方學家費琅（Gabriel Ferrand, 1864-1935）編譯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蒐集了 8 至 18 世紀大量阿拉伯、波斯、突厥文的歷史文獻。²⁶該書內容與古代東西文化交流密切相關，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書中多處出現了「瓦克瓦克」相關記載。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地名最初並未與「人木」傳說有關，而是一個通往中國航路中的島嶼。曾到印度、埃及等地旅行的歷史學家雅庫比（？-897 或 898）所作《阿巴斯人史》（約 872）紀錄，航海去往中國需要經過七個海洋，每個海洋都有各自的顏色、風力、魚類，瓦克瓦克人的島嶼在其中第二個海中。²⁷

902 年伊本·法基赫（？-？）所著的地理書中，紀錄大地的形狀似一只鳥，分為頭、兩翅、胸、尾五部分，頭部乃中國，之後是瓦克瓦克部落，「再往後便是一些只有上帝方知其具體數字之部落」。同書還提及有兩個「瓦克瓦克」，「中國的瓦克瓦克」與「南方的瓦克瓦克」，區別是南方出產的黃金質量較差。²⁸

在不同阿拉伯地理文獻中，「瓦克瓦克」可能分別以國名、地名、群島、島、樹名中的一個或幾個出現。「瓦克瓦克」更像是一處抽象化的遠方之地，供不同異域風聞疊加。

（二）異域傳說與遠方之地「瓦克瓦克」的連結

966 年的《創世與歷史》中，「瓦克瓦克」以樹的名稱出現：「在印度，也有一種叫瓦格瓦格的樹，據稱果實似人頭。」²⁹此與中國的「人首花」傳說有所相

²⁶ 該書包括阿拉伯文著作 46 種、波斯文著作 11 種、突厥文著作 1 種及其他語言作品，本文引用多為阿拉伯文著作。但仍須說明，將瓦克瓦克傳說定位為阿拉伯故事或許縮小了其範圍，它可能是伊斯蘭文化中的一個古老傳說。

²⁷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 66。

²⁸ 書中認為，大地的「右翅」為印度，「左翅」為可薩突厥人（Khazar），「胸部」是麥加（Mekke）、漢志（Hidjāz）、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同前註，頁 72-73。

²⁹ 作者穆塔哈爾·本·塔希爾·馬克迪西（Mutahhar bin Tahiral-Makdisi）是耶路撒冷的大食人，在錫斯坦（Sidjistan）受到薩曼王的大臣邀請編著歷史書。此書後以另一位哲學家的名義出版。同前註，頁 134。

似。

10 世紀《印度珍異記》是由往來印度洋的波斯商人收集而著的阿拉伯語奇異故事集。筆者查閱該書的英譯版，故事的來源為某位航海者的「真實經歷」。據他敘述，在「瓦克瓦克」一地有棵生有圓葉的大樹，果實似南瓜但更大，外觀似人面，風吹過時會發出聲響。若被摘下，內部的空氣便會迅速釋出，果實也瞬間萎縮。³⁰這是文字記載中較早出現的「人木」故事（約 953 前），但本書內容多來源於對水手、商人的航海故事的收集，這則傳說出現的年代定早於此。

實際上，《印度珍異記》多處提及「瓦克瓦克」相關內容，如產黃金的瓦克國、有浴火重生的塞門德爾烏（semendel）的瓦克瓦克島等，它們與「瓦克瓦克樹」的故事並不相關。

僅《印度珍異記》一書，就收錄了多種存在於不同地域、描述完全不同的瓦克瓦克傳說。這個遠方之境在此時期的地理知識中，應具有一定重要性而使許多傳說與其相連。

約成書於 11 世紀初的《〈印度珍異記〉述要》記載也值得注意，其在介紹東方民族時提及：

和人最相似的種族乃是瓦克瓦克種族。他們長長的頭髮上別以粗棍棒，乳房隆起，有和女人一樣的生殖器官，面色紅潤，不停地叫喊：瓦克，瓦克。而當某一雌性被捕捉，她沉默不語，很快死去。³¹

³⁰ 英譯版原文：Mohammed, son of Balishad, has told me that, according to reports, furnished him by persons who had touched on the country of Waqwaq, there is to be found a large tree with round leaves, and stalks which bear fruit, similar to the pumpkin, but larger and offering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human face. As often as the wind shakes it, thence proceeds a voice. Inside it is full of air. And, if you pluck it, straightway out rushes the air and it shrinks to no more than an empty bladder. A sailor noticed this fruit; it took his fancy, and he cut one, meaning to carry it away. But it immediately shrank, and what was left in the fellow's hands was of as much worth as a dead crow. (XXXVII)

Buzurg Ibn Shahriyar, *The Book of the Marvels of India*, From the Arabic by L. Marcel Devic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eter Quennell (London :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28), p.57.

³¹ 作者是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Ibrāhīm Bin Wāṣif，10 世紀前後）。（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 156。

故事內容似乎難以理解，不過，費琅對同份手稿翻譯大意為：「這些瓦克瓦克人是大樹的產兒，他們以頭髮懸掛在樹上……如果其中的一個女子被從樹上解下來，她便會一言不發地嗚呼哀哉。」³²

「關於地球及其所有之物」一節，則紀錄了一位埃及學者所述的世界構想，他亦以鳥型來解釋世界地理構成：「大地之狀似一隻鳥，有頭、胸、翅、腳、尾。其頭乃麥加、麥地那、也門；其胸為敘利亞和埃及；右翅從伊拉克開始直至瓦克、瓦克瓦克等地以及信德和印德……」³³這種對於世界地理型態的早期想像，在古阿拉伯地區較為常見，「瓦克瓦克」作為其中少量地理名稱，在古阿拉伯的域外想像中應有一定代表性。

我們可大致認為，「瓦克瓦克」並非是無名小島（海域），而是一個在阿拉伯文化中較為重要的域外傳說之地。它可以代表古典世界地理觀念中，東（南）方的一處遠方地域，也可以是一個想像中的遠方島嶼，包括「人木」母題在內，許多域外傳說在流傳中逐漸與其相連。

本文不討論「人木」故事的原型是何種植物，僅關注傳說本身。即使翻譯中存在細微的理解差異，此處的瓦克瓦克樹故事，與唐代的「人木」傳說已十分類似，包括果實如人、頭著樹枝和離樹則死等特徵。似人特徵可分為如人首（人面）、女人（人形）兩種，與中文典籍所見兩種類型也似有所對應。

就成書年代而言，《印度珍異記》或《創世與歷史》並未早於《通典》、《西陽雜俎》，故不太可能是故事源頭，應當有更早的文獻記載或民間傳說。受語言與材料限制，我們無法確定這則傳說最早見於何書。不過，雙方文獻都說明，這是一則因航海經歷而產生的異域傳說。從傳說的重要度與豐富性而言，其最初是阿拉伯地區流傳的域外風聞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說，中國的「人木」傳說應為文化交流中傳入的異域奇譚。

卡茲維尼（1203-1283）《世界奇異物與珍品志》〈中國海的各島嶼〉一節中

³² 《〈印度珍異記〉述要》兩段譯文同為巴黎國立圖書館藏第 1471 號阿拉伯文手稿，原文為法國學者卡拉·德·沃（Carra de Vaux, 1867-1953）翻譯。

³³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 157。

又出現了不同的瓦克瓦克島傳說，書中講述了瓦克瓦克群島的君主是一位女王：

錫拉夫的穆薩·本·穆巴拉克自稱他本人曾步履此地，並親眼目睹了這位皇后高登御座之情景。就連這位女王也是赤身裸體，一絲不掛，頭戴一頂金冠，周圍有四千名作為宮娥的妙齡少女簇擁，後者也完全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其他人還認為，這一群島之所以如此稱呼，那是由於下述原因所致：島中有一種結果的樹，果實中發出一種類似「瓦克瓦克」的呼叫聲。島中的土著居民懂得這種奇腔怪調的意義，並且能從中預測到一些不祥之兆。³⁴

同書同樣引述了此地「遍地黃金，可以用金鍊拴狗、為猴子帶金項鍊」的說法，前文引用的《道里邦國志》中已可見此說。

卡茲維尼所著另一本《各國建築與人情志》對瓦克瓦克島解釋為：島中有一種神秘果樹，果實如頭髮吊在樹上的女人，果實成熟時，會發出類似「瓦克瓦克」的叫聲。土著人可以對叫聲進行解讀。³⁵

13世紀初「東遊」至巴格達、大馬士革、亞美尼亞等地的伊本·賽義德（1208或1214-1274或1286），曾紀錄下許多關於印度、中國等東方國家的奇聞。書中稱引用馬蘇第（896-956）記載：

據馬蘇第的記載，山中生長有一種果樹，結一種類似椰子的果實，並且能生出一些少女來，而且是用頭髮懸在樹上的，每個少女都發出一種「瓦克瓦克」的呼聲，如果有人將頭髮割斷並將她們從樹上放下來，她們就會一命嗚呼。還有人傳說此島中遍地是黃金。³⁶

³⁴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327-328。

³⁵ 同前註，頁340。

³⁶ 同前註，頁369。

馬蘇第書是否有此紀錄存疑，費琅曾寫道他所見的馬蘇第著作中均未提及此樹。此外，費琅亦提及 12 世紀伊本·圖法伊爾的哲學著作《哈伊·本·雅克桑》中，赤道附近的一處印度島嶼，生子不需要父母。有兩個抄本補充道，島上有如同生長水果般，長出女人的樹，並說馬蘇第稱其為「瓦克瓦克女子」，此應為抄寫人添加。³⁷

15 世紀左右的《新鮮故事集》對於地理位置敘述有所不同，認為瓦克瓦克島位於地中海，島上由女王執政。女王頭戴金冠，坐在寶座上，四百名童貞女子簇擁著她。島上有一種既像核桃樹、又像肉桂樹的的奇樹。它只結一個果實，呈人形，果實成熟時會發出「瓦克瓦克」的聲音，隨後掉落。島上富有黃金，居民用來做馬嚼子、狗鏈、脖套。³⁸

盛產黃金（黃金狗鏈）、生長似人果實的樹、群女簇擁的女王等，都是阿拉伯域外傳說中常見的故事母題。梳理中，我們可以發現它們時而與「瓦克瓦克島」傳說相結合，情節單元有時也彼此融合。

（三）奇異故事的解讀與變化

豐富、奇異的傳說內容，引起了一些古代學者的興趣，他們試圖分辨真偽。祖籍波斯、出生在花刺子模、後在印度研究科學的比魯尼（973-1048）所著《印度志》中，（印度洋）東部諸島叫做闍婆格群島，距離中國比印度更近，也被稱為金子群島，瓦克瓦克島也位於其中。他否定果實似人頭、會發出「瓦克瓦克」叫聲的說法，而認為瓦克瓦克島民有黑人，男性較為少見，產黑色烏木。³⁹他的紀錄更少傳奇成分，而將瓦克瓦克島定位於吉蔑（柬埔寨）海域。

隨著中世紀地理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人們開始用當時的「科學知識」對瓦克瓦克樹進行解釋，如 1325 年地理著作《海陸奇蹟薈萃》在介紹植物時，分類解說道：

³⁷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 217。

³⁸ 作者阿卜西希（1388-1446 年）。同前註，頁 525。

³⁹ 同前註，頁 181-182。

介於這自然三界（植物界，礦物界和動物界）劃分之間，還有具備雙重性質而處中間狀態的物資，即同時具備礦物性和植物性的物資，尤其是珊瑚；同時具備有動物性和礦物性的物資有蝸牛，甲殼軟體動物和鳥蛋；同時具備有動物性和植物性物資有瓦克瓦克樹、棕櫚樹、椰子樹和其它類似樹木。⁴⁰

這也說明，「人木」在社會知識體系中，並非完全以神話傳說定位。人們將其與棕櫚樹等植物，同視為存在之物，嘗試作出解釋。

同書亦介紹了相似的奇異傳說，不過瓦克瓦克樹已成為中國樹木，中國居民還可解讀樹語：

這個群島（瓦克瓦克群島）由於一種中國的樹而得名，這種樹與核桃樹或者肉桂樹很相似，樹上結的果實如同人的腦袋一般。當一個果子從樹上掉下來時，就可以聽到重複多次的「瓦克瓦克」的呼喊音，然後落在地上。這些島嶼和中國的居民都能從中推測出各種徵兆。⁴¹

之後又提及了瓦克瓦克群島的人酷愛鐵，如他族之愛黃金。他繼續解釋道，這裡多金少鐵，連狗和牲畜的鎖鏈都為金質。愛生鐵的人或交換生鐵的野人，也是一種常見故事母題，故此處亦是不同記載之結合。

我們可以看到，經由不同傳播者的「合理化」改寫，奇異傳說呈現出略有差異的情節特徵。與中國故事不同的是，奇木並非不語，而是會發出「瓦克瓦克」的聲音，這或與「人首花」、「小兒樹」兩種故事類型均提及笑聲有關。一旦離樹，它們也都會迅速死亡。

傳播過程還存在著有趣的共性，當唐代的域外傳說將此奇木故事的發生地，由「大食西南海島」漸漸變為「大食本土」時，大洋彼端的一些域外傳說中，中國也從一種地理座標，如「中國附近海域」、「通往中國的航路」等，漸漸變成

⁴⁰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 407。

⁴¹ 同前註，頁 415。

了傳說內容的一部分，甚至出現了當地居民（甚至中國人）可以解讀叫聲的說法。

故事內容亦隨流傳增添了許多細節。伊本·瓦爾迪的《奇蹟書》（約 1340）輯錄了許多前人說法，書中瓦克瓦克島是一個盛產黃金的大島，島中栓狗與馱獸的鎖鏈也為金制，首領會用金磚造房。這本書將許多傳奇故事都放在了瓦克瓦克群島中，如裸形人故事、黑捲髮島民、穿金絲衣的女國王等，島上也有奇異樹：

這個島上生長著一種奇怪的樹，其果實的外貌很像是人，它們的身體、眼睛、手、腳、頭髮、乳房以至陰部都與女人相似。她們的面龐漂亮，以頭髮為線懸掛在樹上。她們從類似一個大皮包的套子裡鑽出來，當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時，就發出了一種「瓦克瓦克」的呼叫聲，直到有人剪斷它們的頭髮為止。頭髮一旦被剪斷，它們就完蛋了。島上的居民熟悉這種叫喊聲並從中推測出一些不祥之兆。⁴²

書中紀錄，一本名為《變幻》之書，記載了另一故事版本：

那些來到這一沿海海域的人都會看到由這種樹上所結的女人；她們比普通的女人更高大，頭髮更長，形態更標緻，她們的私處和臀部更美，氣味特別芳香。當人們剪斷她們的頭髮時，她們便從樹上掉下來，然後還能活一天或者若干天。那些剪斷頭髮的人以及到場目睹的人就和她們交合，她們居住的地方比其它地方更為令人愜意，氣味更為芳香，是普天下最美好的地方。那裡有一些江河，水比蜜液或糖漿還要香甜。除了大象外，這裡既沒有男人，也沒有其它種類的居民……⁴³

據荷蘭東方學家德·胡耶（Michael Jan De Goeje, 1836-1909，又譯德·戈吉）紀錄，16 世紀伊本·伊雅斯（1448-1524）《異國遊記》也有如下紀錄：

⁴²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 459-460。

⁴³ 同前註，頁 461-462。

此島（或者是指這些島）叫作瓦克瓦克。因為那裡有一四面環海的孤島，島上有一種奇怪的樹，樹上結一種用頭髮吊在樹上的女人的頭顱般的果實。當一個果實成熟時，便發出了一種有力的叫喊：「瓦克！瓦克！」。這真是造物主安拉的功德啊！然後，成熟的果子便落地，並立即就乾枯了。當地土著人也迅速地爭奪這些落地果，因為它們具有非常高的實用價值。⁴⁴

這三則故事中，果實如女人、果實是女人，或果實似以頭髮懸掛於樹的女人頭顱，說法不一。奇異果實的功效也不盡相同：有的具備占卜預測功效，有的成為遠方的溫柔鄉，也有說法認為果實有珍貴價值。流傳變化中，奇幻故事也為異域想像增添了更多繽紛色彩。

四、「人木」傳說的圖像流傳

現有資料而言，「瓦克瓦克樹」故事最初的流傳應在中世紀早期，隨後進入到不同文化中，又衍生出了不同版本。出現在唐代文獻的兩種「人木」故事，或許是它比較初始的故事型態之一。

梳理文獻也可發現，這則傳說在傳入後，「人首花」、「小兒樹」兩種故事類型，幾乎保持著最初的内容，直至清代《御定淵鑑類函》、《古今圖書集成》等書仍未有很大變動。這也反應了異域傳說的流傳中，由文化交流而進入域外知識記載體系的異域故事，較可能保持原型態。若為本土產生的故事，或已被吸收進自身文化的傳說系統，則較可能出現諸多變體。

上文舉例的部分阿拉伯地區記載，已與明代「裔夷圖譜」體系時間接近。也就是說，儘管明代流傳的異族圖像充滿奇幻想像，卻另一方面也體現著一種地理知識與異域傳說混雜難辨的時代特徵。而異域傳說的圖像，也可作為一種流傳脈絡考察。

⁴⁴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 541。

（一）瓦克瓦克故事的流傳與圖像變化

「瓦克瓦克」傳說的奇異想像，為異域圖像繪製者所青睞，亦有部分圖像留存。14 世紀一本有預言、占卜性質的阿拉伯書籍中，瓦克瓦克樹是 83 幅插圖之一。⁴⁵（圖二）圖中表現的即是「生女人」的瓦克瓦克樹故事類型。

前文曾引用過的卡茲維尼書流傳廣泛，亦有許多版本留存。筆者見到其中一個插圖本中，繪有「生人頭」特徵的奇木圖像。⁴⁶（圖三）另一份 16 世紀卡茲維尼書波斯抄本中，可見繪有人首、獸首的奇樹及女子國元素的插圖，⁴⁷（圖四）圖像直觀反映了流傳中不同故事類型的變化狀況。

瓦克瓦克樹在阿拉伯文化的域外故事中影響力巨大，成為大眾（通俗）知識的重要內容之一。土耳其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藏品中有一份 18 世紀初的手稿，這部書中右側為繪圖，左側則為簡單描述及通過經典故事為大眾生活做出預言式的答疑。其中一幅圖像表現了亞歷山大大帝（353-323 BC）在尋找永生的路上，遇



圖二 14 世紀圖像



圖三 卡茲維尼書插圖



圖四 16 世紀圖像

⁴⁵ 書中繪製了諸多阿拉伯古代傳說故事，約為 14 世紀末作品，圖像為英國牛津大學藏抄本。Kitāb al-Bulhān ('Book of Wonders') and other works,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Bodl. Or. 133, fol. 41b.

⁴⁶ Zakariyā ibn Muḥammad Qazwīnī, 'Ajā'ib al-makhlūqāt (1912),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⁴⁷ Zakariya Ibn Muhammad Qazwīnī, 'Ajā'ib al-makhlūqāt (1566),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p.57r.

到瓦克瓦克樹的情節。文字中只介紹了奇樹，因為亞歷山大與會說話的樹的故事在波斯文學中廣為人知而無需介紹。⁴⁸

我們也可發現故事間的差異，這裏的奇樹是會說話的，與不解人語或只會「瓦克瓦克」的「人木」故事又有不同。會說話的樹（the talking tree）是波斯故事中的另一個母題。

下文以 11 世紀的波斯史詩《列王紀》（*Shahnameh*）為例，略作介紹。故事中，亞歷山大大帝遇見會說話的樹時，已臨近生命終點，與樹的問答包含了對平生功業的反思：

亞歷山大穿越沙漠遇到一座城市時，嚮導告訴他，這裡有一棵每條樹幹分為兩枝的樹，一枝為男性，一枝為女性，它們可以講話。夜晚時，女性的樹枝會散發甜美的香氣，並開口說話；當朝陽升起時，則是男性樹枝講話。

通人言的奇樹對亞歷山大說，統治十四年之時，他應退下王位。午夜時，另一枝樹幹又對他說，不應讓貪婪折磨你的靈魂，貪婪使你征戰世界、擾亂臣民、殺死國王，你將不久於人世，不要讓這樣的日子繼續下去。亞歷山大問道：命運降臨之日是否發生在希臘？我的母親會在死亡降臨前看到我嗎？奇樹答：你的親屬都無法看到你的面容。你將於陌生之地離開人世、身旁環繞著陌生之人，星星、王冠、皇座將伴隨著你和你的故事。⁴⁹

亞歷山大故事圖像眾多，「人木」的形象常被繪製為人首、獸首兼有，圖五即為牛津大學圖書館藏的波斯語版本插圖。⁵⁰這與《三才圖會》裔夷圖譜中，一位佩劍



圖五 《列王紀》插圖

⁴⁸ 圖像及內容介紹可見於：Emine Fetvacı, “Enriched narratives and empowered ima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ottoman manuscripts,” *Ars Orientalis* 40 (2011): 243-266.

⁴⁹ Ferdowsi Abolqasem, *Shahnameh: The Persian Book of Kings*, Dick Davis Trans., Expanded 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6), pp.625-627.

⁵⁰ 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藏。Ferdowsi, *Shahnameh* (c.1420-c.1440).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Ouseley Add. 176, fol.311b.

之人仰望奇木的圖像形式十分相似。

「亞歷山大與會說話的樹」這一故事情節，另有日月樹（Trees of the sun and moon）之說，可追溯至4世紀的《亞歷山大致亞里士多德書》（*Letter of Alexander to Aristotle*），不過，日月樹的圖像多為兩株樹的形式。⁵¹

曾東征至亞洲的亞歷山大帝，成為了寄託遠方想像的英雄人物，他的故事也自然常與東方異域傳說相連。波斯史詩與「瓦克瓦克樹」傳說，應為後世流傳中結合。阿拉伯與波斯故事間的關聯與影響，非本文討論所及，但圖像間的跨文化相似仍值得注意。

（二）「人木」故事的考證及圖像的流傳

對於瓦克瓦克群島所指的具體位置，學者曾考證產生不同看法，如馬達加斯加、蘇門答臘、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其中，費琅的考證受到認可較多，他認為瓦克瓦克指代東、西兩個不同的地域。西瓦克瓦克群島在馬達加斯加，他不認同德·胡耶將東瓦克瓦克考證為日本的說法，認為東瓦克瓦克群島應該在蘇門答臘。⁵²

經前文梳理可知，流傳中，奇幻故事常與較為著名的遠方之地漸漸結合。因此，有傳說性質的異域地名，很難作為真實地理考察。依照異域傳說的特徵尋找原型則更困難，後世紀錄者可能依照自己的理解，將所見所聞與經典記載對應，以下文幾則記載為例：

14世紀末期的阿拉伯文獻學家伊本·哈勒敦（1332-1406），將瓦克瓦克羣島

⁵¹ 相關圖像可參見大英圖書館文章。Clark Drieshen, “The Tree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 British Library (<https://blogs.bl.uk/digitisedmanuscripts/2020/01/the-trees-of-the-sun-and-the-moon.html>), 2020年1月31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10月30日。）

⁵² 1904年，費琅在《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發表文章，認為「瓦克瓦克」應為馬達加斯加（可能包括非洲東部部分地區）。對學者德·胡耶考證為日本的說法並未否定，而是認為「倭寇」與瓦克的相似發音或使傳說被轉移到日本。這樣就存在東、西兩個「瓦克瓦克」。不過，1932年費琅再於《亞洲學報》發表文章〈Le Wākūk est-il le Japon〉否定「日本說」，認為「東瓦克瓦克島」應為蘇門答臘。原文為法文，參考自《地理雜誌》（*The Geographical Journal*）記載。參見“The Monthly Record,”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5. 1 (Jan. 1905): 98-99. “The Monthly Record,”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81. 4 (Apr. 1933): 380-381.

定位於與中國海岸相接的科摩羅島南邊，東邊則是新羅群島。⁵³ 15世紀初的《關於考證強大國王古蹟和奇蹟的書》認為此島位於中國海中，與閩婆格羣島相鄰。島上有奇特的樹，會發出「瓦克瓦克」的聲音，也記錄了盛產黃金的故事類型。⁵⁴ 前文提到的將諸多故事特徵結合的《新鮮故事集》，將瓦克瓦克島的地點記於地中海。

「新大陸」發現後，這則植物傳奇故事還曾被寫在美洲。1730年《西印度群島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ndies*）紀錄了1497-1546年的美洲歷史，被認為是穆斯林書寫的關於美洲的第一本書。書中介紹北美洲動植物時，提及這種長著女人、成熟會掉落的樹⁵⁵，並附有插圖。⁵⁶（如圖六）此時，美洲是可能存在未知之物、缺乏了解的「新遠方」。

因此，從傳說內容考證其位置存在很多問題。通過梳理可發現，域外想像的流傳中，人們對故事發生地的執著，遠不及對故事本身的喜愛。

此外，圖像的脈絡中，《三才圖會·裔夷圖譜》與明代《異域圖志》⁵⁷、胡文煥新刻《羸蟲錄》⁵⁸（1593）屬同一系統，或具有相同祖本。⁵⁹ 二書繪圖與《三才圖會》極為相似，不同的是，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收錄的也是此體系之圖像，



圖六
《西印度群島的歷史》

⁵³ （法）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頁514。

⁵⁴ 同前註，頁517-518。

⁵⁵ 書籍內容轉譯自 William Martin Smallwood,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p.24.

⁵⁶ İbrahim Müteferrika and Kâtip Çelebi, *Tarikh al-hind al-gharbi al-musamma bi-hadith-i naw* (Constantinople: Dār al-Ṭibā'ah al-Ma'mūrah, 1730).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圖書館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藏。

⁵⁷ （明）不著撰人：《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

⁵⁸ （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卷3，頁35b。

⁵⁹ 參見鹿憶鹿：〈《羸蟲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收於《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1年），頁15-40。



圖七 《異域圖志》、新刻《羸蟲錄》、《古今圖書集成》、《和漢三才圖會》

儘管各書保留國家數目不同，其中卻均無大食國圖像。此處差異，或可作為考察裔夷圖像流傳關係的依據之一。

清代類書《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1726）引用《三才圖會》體系的「人首花」圖像，卻在〈大食部紀事〉下轉錄《述異記》之「小兒樹」故事。⁶⁰雖不清楚編纂者的收錄理由，卻可說明兩種故事類型均在清代流傳，且被收錄於官方書籍的異域知識中。

受《三才圖會》影響，大食國的「人首花」類型也流傳到了日本。《和漢三才圖會》（1712）中「大食」一則講述了同樣的傳說，繪圖上也可看到「人首花」故事的樣貌。⁶¹它們均與圖五的構圖方式相似。

結合《西印度群島的歷史》將「人木」故事繪製在美洲的作法，可見直至 18 世紀初，此種故事之圖文記載仍在不同地區流傳。它們並非以民間故事或坊間雜說的定位被講述，而更多是受到「博物」觀念的影響，成為異域神奇物產之代表。

⁶⁰（清）陳夢蕃：《古今圖書集成》第 215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4 年），邊裔典，第 78 卷，頁 46。

⁶¹（日）寺島良安編：《和漢三才圖會》（秋田屋太右衛門刊印，1824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14，頁 18b。

此外，中文典籍中的圖像均表現的是「人首花」故事類型，它是否曾受到古阿拉伯或其他地區域外圖像的影響？尚待更多圖像資料的發現與補充。

四、結語

明代「人木」故事指向大食，而彼時大食的域外知識裏，這是一則通往中國（東方）的航海地理中的異域傳說。比較可能的是，這則傳聞是唐或略早於唐代的中國人，在與大食的往來中聽聞，也因而保留了傳說的早期型態。

不過流傳中，聽聞於大食的域外知識，丟失了「西南兩千里」的位置信息，也丟失了海島的地理特徵，使得大食成了傳說發生地。史書與類書兩條脈絡中，「人木」故事逐漸從史書中刪汰，而保存於類書中，其中包括官修類書。在分類上，也有從地理進入植物知識的另一種流傳脈絡。

阿拉伯文獻中，瓦克瓦克樹的傳說內容非常豐富，在中國（中國海、東方）僅是其中的一種說法。瓦克瓦克島傳說的複雜性，或許說明其在阿拉伯文化中較為重要。從更早期的地理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瓦克瓦克島在天下想像中具有標誌性意義，它可能代表著遙遠東（南）方的一部分或東方海域的邊界等。故事流傳中，早期傳說可能為一種底本，經由傳播者不斷地解讀、增改或與其他傳說結合，呈現出各具特色的故事內容。

因此，依據風俗、傳說等描述考證傳說之國的地理位置並不準確。流傳時不同地方的奇異特徵，可能被誤寫到其他地區，甚至相距遙遠的兩地（大食、明朝），可能將同個傳說指向對方。這或許因為人們對於這些奇聞異事「究竟在何處」的關注度，遠低於奇聞異事本身。另外，大食作為古老的真實之國，應當有較充分、可靠的異域知識可以書寫，但奇聞在文化交流中似乎更受歡迎，圖像亦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其實還存在一種可能，即這個傳說來自於第三種文化，只不過如今只能看到部分流傳結果。這也令我們疑惑，如果傳說本身是從其它文化「移植」、「搬遷」而來，這樣的異域傳說是否還可稱為一種獨特異域觀的反應？或者它本身是一種更廣泛的、時代性的異域觀？

現代地理知識出現之前，夾帶各種觀念的傳說與想像常會填補相應空間。生有人頭、女人、小兒的奇樹傳說核心是講述遠方之奇異，無論大食、中國海、印度甚至南美，都是人們觀念中的遠方而已。故事的流傳，正由於人們對遠方抱著持續不斷的好奇與想像。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梁)任昉：《述異記》(臺北：藝文出版社，1968年，《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影印龍威秘書本)。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上海：中華書局，1975年)。
-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傳：《白孔六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2冊)。
-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臺北：新興書局，1985年)。
-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1995年)。
- (宋)吳淑：《事類賦》(明嘉靖13年(1534)刻本)。
-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朱勝非編：《紺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元靚撰：《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18冊影印元至順椿莊書院刻本)。
- (元)汪大淵著：《島夷志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
- (元)周致中著，陸峻嶺校注：《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明)不著撰人：《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
- (明)王圻，王思義編纂：《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明)胡文煥：《新刻蠡蟲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 (清)張英等：《御定淵鑑類函》(臺北：新興書局，1967年)。

- (清)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 (清) 陳夢蕾：《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
- (日) 寺島良安編：《和漢三才圖會》（秋田屋太右衛門刊印，1824年）。
- Ferdowsi, *Shahnameh* (c.1420-c.1440).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Ouseley Add. 176.
- Ibrahim Müteferrika and Kâtip Çelebi, *Tarikh al-hind al-gharbi al-musamma bi-hadith-i naw* (Constantinople: Dâr al-Ṭibā'ah al-Ma'mûrah, 1730).
- Kitâb al-Bulhân ('Book of Wonders') and other works*,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 Zakarîyâ Ibn Muhammad Qazwîni, *'Ajâ'ib al-makhlûqât* (1912).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y.
- Zakarîyâ Ibn Muhammad Qazwîni, *'Ajâ'ib al-makhlûqât* (1566).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李勇先主編：《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影印元至順建安椿莊書院刻本）。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 鹿憶鹿：《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1年）。
- (法) 費琅著，耿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阿拉伯)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著，宋峴譯注：《道里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Buzurg Ibn Shahriyar, *The Book of the Marvels of India*, From the Arabic by L. Marcel Devic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eter Quennell (London :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28).
- Ferdowsi Abolqasem, *Shahnameh: The Persian Book of Kings*, Dick Davis Trans., Expanded 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6).

William Martin Smallwood,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二) 期刊論文

張日銘：〈人木〉，《東方雜誌》復刊第9卷第5期（1975年11月），頁46-48。

Emine Fetvacı, “Enriched narratives and empowered ima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ottoman manuscripts,” *Ars Orientalis* 40 (2011): 243-266.

“The Monthly Record,”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5.1 (Jan. 1905): 89-99.

“The Monthly Record,”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81.4 (Apr.1933): 377-384.

(三) 學位論文

劉育信：《地理認識及其流變：以中國海洋文獻的大食概念為例》（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7月）。

(四) 電子資源

Clarck Drieshen, “The Tree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the British Library (<https://blogs.bl.uk/digitisedmanuscripts/2020/01/the-trees-of-the-sun-and-the-moon.html>) , 2020年1月31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10月30日。）

Fantasy of Faraway Land : The Myth of “Waqwaq” Tree in Ancient Arab and Chinese Exotic Imagination

Liu, Ya-Wei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Arab empire (Dashi) increased greatly in the Middle Age; however, a mythical tree story was often cited as a description of “Dashi” in Chinese literature. By comparing the “Renmu” legend in Arabic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 may appear in China as a result of earlier culture contact with the Western Asia. The legend of “Renmu”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ang Dynasty, and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One is its flower looks like a human head while the other is the fruit shapes like a child. These story patterns were still visible until the Qing Dynasty. In Arabic stories, a mythical tree named “Waqwaq” grows somewhere near China, it bears women or human heads rather than fruit. As a motif, the story is often combined with other ancient myth and folklore. The circulation of this fantasy in both areas showed several similarities. They were originally descriptions about distant islands, and then became a symbol of faraway place so that Arabic and Chinese stories pointed the location of the mythical tree to each other gradually. To understand the composition of ancient foreign knowledge and exotic imagination, the origin of legends is the foundation. The propagation of legend in different cultures shows not only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exotic imagination of the time but also the differences.

Keywords: Waqwaq Tree, Ethnographic Album, Dashi, Exotic Imagination, Barbarian Illustration